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息園存稿文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張逢時

息園存稿文卷一

明 顧璘 撰

序

謝文肅公文集序

或問謝文肅公之文璘曰是醇氣之積也夫文章盛衰閒諸氣運而發乎其人非運弗聚非人弗行豈小物也哉昔周之盛也文武成康迭興謨訓雅頌之辭爾雅深

厚意若有聖人之徒摻觚其間何其若是善也幽厲以降辭命寖繁黍離板蕩之篇氣索然矣非行人史官矯誣眩衆則羇臣棄士哀思悲鳴以紓其憤懣者也即國家何賴乎是故觀文體之險易可以知氣運之盛衰而人材由之矣唯我皇明聖祖神宗體道敷化至憲孝二朝盛矣禮樂聲教之澤醇龎湛濊蓋天地一大運會也時則有鴻儒宿學出乎其間吐發正義抒揚宏辭以潤色治理培植道脉何其符合歟如丘文莊公程篁墩公

吳文定公李文正公及謝文肅公與今存者不述皆館閣之望儒林之宗也考量德藝其淺深厚薄何如哉蓋不俟百世乃可知也璘執此仰嘆有年矣比來守台州文肅之孫必祚見其遺文若干卷蓋文正手選者其文明健閎博根柢經傳以剛維人倫為宗以剖白事實為用以抑揚邪正為志以遺外聲利為情詩與文同致合發情止義之則鍛鍊馳騖莫為有無蓋其所負者獨遠大矣嗚呼公居朝汲汲於為忠而常恐愧乎其祿居家

汲汲於為義而常恐愧乎其生是以方進而輒退既老而益勤克其極雖周召由是也豈不曰聖人之徒乎璘故曰醇氣之積合世與人言之也僣偷之罪無所於逃所冀同好之知我爾曰桃溪淨稿仍舊名也刻在學宫

司空羅公外集序

讀羅司空傳夫然後知先皇作人之勤也用才之允也貽謀之深長悠也先臣之效官不于其躬也社稷不其有利哉初文皇帝開巾秘之館選二十八臣陶鑄其間

非有所準于成事也厥後鵰鶚嶽立駢迹而興以表見於當世如司空者非一士豈皆定于天乎抑亦砥礪激昻有所感會云爾夫若司空我仁宗自翰苑遷之御史宣宗自御史擢拜司空亦唯其才是任其所踈濶於銓格遠矣非上有灼知下絶讒慝抑何能議于繩墨之外若此乎故司空居翰苑則文居臺諫則諤餉邊則敏而惠使外則節而禮易地異施應給不乏孰任匪職俛焉不怠於其清濁散要之階無幾微望于其間亦豈非社

稷之心乎夫帝王之代官唯其人人唯其功是以百僚師師九德咸事殆于季世越乃成憲道用下衰皆公植黨之風競方命離次之法沮人臣之志始藐焉於其國家矣璘讀司空傳考其際會行事安得不為之三嘆乎公之孫溧陽簿廷相刻公外集以貽於世其傳實存故借述如此公名肅字汝敬以字行别號寅菴仕終工部侍郎其出處履歴具見斯集兹可得而畧也

大司馬王公慎言序

天下之言影矣神解為上夫道緣率性奚有於解哉然物聚而類廣時易而變生位列而分別由是幽深轇轕不可究而原者非自外至皆道之實際也惟夫狃常襲故徒任口耳是以汎而不洽守而不化學焉弗通於微政焉弗周於用幾何不為說鈴已乎爰有上知之士澄心以濬源窮經以植本辯物以通方體事以踐迹斯乃鏤精內注挾義旁通叙學則達乎聖與謀政則貫乎王綱融而宗之不固前聞約而統之不詭物則卓乎達神

解之機而成一家之言矣嗚呼靈稟罕遇管窺易蒙旁求斯品厥亦艱哉頃者大司馬儀封王公杜余中林棲論弗逆乃出所著愼言十五篇俾相闕訂閱深洞達超詣玄精上索乾樞下該物變人倫運世學統政模參伍選析必要聖軌至其原五行則先水火辯性質則主緣生論學術則貴經綀取施措則尚神識殆所謂神解之機不束曲教而成一家者巳璘也質闇學荒何足以知之昔王充著論衡蔡邕得之閟不肯傳人亦異邕有得

令其書具存特枝辭耳乃猶霑被若是使是編出入閒其於來學發蒙脫梏不猶揭日月以燭冥塗孰不進于解乎公奚閟之未傳也願序以請

嚴太宰鈐山堂集序

顧璘氏曰余讀太宰介溪先生集獲見古文之在今也集既出而復閟擬為書報之其畧曰文章之道與政同也其具質文而已矣質以立體文以澤用本末相維貴適其中然義有輕重故取舍擇焉質過則野文過則華

與其華也寧野故治先尚忠禮貴反本孔子之從先進其義一也道喪俗敝然後色澤雕鏤之文興豈不艷哉本之則無卒歸浮偽而已矣夫浮偽者士之惡也顧引以為業也何居又為大者曰六經夫六經聖人之學不可以強幾也有強焉者浮偽之類耳君子不視常聞君子之教曰騷賦期楚文期漢詩期漢魏其為近體也期盛唐此數則者文以質化言由性成古今同軌所謂適中豈非詞教之正宗文流之永式乎茍操筆者斷斷乎

不可舍此他適矣今人士論文於宋齊梁陳之間率皆醜其不振徐取其業覩之則盡是物也猶曰第師其辭不師其體嗚呼辭既然矣體又安所求哉是罔人而已矣粤自前元襲宋之纖弱世無文矣比其亂也賢者振於幽遯醇氣醞發昌運乃開我高祖皇帝統一聖真剗雕濯采返之古樸于時上倡下和渾噩泓深建皇極之典則東浙諸公為盛蔓延熙洽之朝過崇白賁闇闇然幾於無色矣宏治以還作者翩起挺望南北承學翕

然向風宗為領袖南楚則介溪先生稱特焉居翰苑三十年窮究淹貫揮翰成業刋陳扺俗允蹈先格其文以厚人倫析事理為典訓辭尚明直意歸敦大儼然臨朝端笏之風其詩寄興清遠結體温厚意深妙解達乎天機視慶歷諸賢惟恐步驟之相及也總其大致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文運極隆之會矣或者乃曰日中則昃木膏則蠹文之所極淫溢乘之末學屢變吾安知其底止哉夫清廟之音一倡三歎遂矣代以濮上之繁

節則聽者駭耳溫潤縝密良玉之容也珷玞雕鎪其前則觀者瞪目何則凡情易流邪道善眩也如臨之以瞶質之以和是非烏能罔邪故先生之集一出吾幸夫雅學之有規矩末流之有隄防矣乃閭閻者將復閱而蔵之豈憚夫吺吺之難調乎夫絶浮存雅與撥亂世反之正文與政責均也先生未絶意斯人之溺乎毋多讓焉懼傳之不亟者方衆書草具屬委璘詮校其集遂括畧書語綴之末篇

開國功臣録序代作

皇明之興高皇帝以神靈睿聖不階尺土而統一海宇再造華夏帝王之烈於是為盛于時文武之士崛起淮泗翼奉輦轂運籌發蹤攻城野戰之士不可勝紀傳至于今葢百三十餘年其顯融特盛盟帶礪而勒金石者人人習聞其或未封先逝或功高罪大因以相掩者皆名隨身滅功與爵亡雖其子孫有不知其祖考之迹況他人乎是亦大可痛惜者也夫食穀思稷踐土思禹君

子謂之知本今吾承平之人去鱗介即冠裳離戰鬬死傷之厄以游文明雍熙之化庸非諸君之賜哉享其惠不顯其功凡知義者咸知恥之況乎有道而生於其鄉者哉定遠黃君良貴生于聖鄉令之所謂有道也及諸公遺澤之未斬慨然有作擴摭搜羅發微抉隱詢諸耆舊世族之家采諸殘碑斷碣之載參之往籍定為一書自某至某凡得若干人為錄若干卷履歷緒業一覽畢盡將以傳域中而慰地下可謂知本者矣昔炎漢之初

蕭曹張韓之功固偉然大也非司馬氏述而傳之於武帝之世其後班固之史何所考焉夫紀事之藉近則詳而實遠則畧而失真愈遠愈失其蔽也罔然則黄君之作固他日之所稽也其可少乎哉或曰開國之功甚偉其事甚大國史所載弗論也已其所遺逸當世深山窮谷之中豈無良史之筆修而蔵之何待今乎嗚呼是不可得而知也即有焉詳畧得失之閒所獲多矣使其無有則黄之作其可少乎哉

家事錄序

讀栗菴王先生家事錄其善於行禮者哉夫禮也者人情之本軌物之則也自天子達于庶人不可以斯須去身者也去禮則亂生稽古三代致治以禮其制宜詳尊卑隆殺之差必有儀節然後能四達而不悖秦火以降所僅存者多王國卿大夫之制庶族賤品莫克舉之嗚呼庶人與天子同學先王之意豈遂野鹿斯人已哉其隆殺繁畧之節顧今無可考者斯録之所由作也存其

本不泥其文舉其實不備其物孝弟禮讓之訓若舉物號以詔盲子諄諄焉唯恐弗聞也流俗異端之戒若作隄防止水之濫惴惴然惟恐弗固也故曰善於行禮者哉傳曰入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夫苟知愛其身者無亦士君子之勤而民是遠乎其曰家事録者先生自謂云爾先生名瑭字良玉以廣信守致仕謹身篤行得禮之本者歟

會心編序

容有雜坐談古今文者其一曰遂古之道修于仲尼六經垂焉六經者禮義之統紀文章之準繩也以談道者探其精以摛辭者執其度又奚取諸子之紛紛乎其一曰風隨世遷簡繁成變文由變生古今成體故才哲疊蹟而承學有由然矣茲欲紀宴遊之迹而上擬冠昏之義不亦遠乎哉文章異體存乎世變莫可廢也新昌令洪都涂子者從而平之曰旨哉二客之言幾備已乎文章之難患之久矣不根六經無以成學不參諸子無以

成體諸子者文之變也上世之事簡而大後世之事詳而繊故文體由之譬之衣服宫室適今之制衆矣何必强同古原而令乖戾不諧也乎反其敝存其實由今之辭道古之道雖聖哲不易也或曰諸子太繁奈何涂子曰才有近似道有獨得觀古人之書苟有會於心焉則鏤精而内注神變而時發雖守一氏俗如矣何必多乎哉語曰鼹鼠飲河不過滿腹此之謂也抑諸子之文今體也若猶未免為今人也安可廢乎二容遂去余適過

新昌游南明之山涂子因問以告余曰得之涂子遂以所讀韓柳氏以下文若干首請刻為編以著學文者之例余因題曰會心編謂存其所會非選録也併次第其語叙之涂子名相字夢卜以起家為賢令蓋稽古之力也

闗西紀行詩序

弘治丙辰間朝廷上下無事文治蔚興二三名公方導率於上于時若今大宗伯白巖喬公宇少司徒二泉邵

公寶前少宰柴墟儲公瓘中丞虎谷王公雲鳳皆翱翔郎署為士林之領袖砥礪乎節義刮磨乎文章學者師從焉璘方舉進士得從宴遊之末奉以周旋竊見諸公契誼篤厚切切以藝業相窺疑無猜嫌雖古道德之世無以加也逮今上御極以來羣盜並起嚮用武力學者恥言文事加以逆瑾中害善類好修之士凜凜以言為諱然浮靡之習既昌而忌疾詆害之意起人務自異不相輸衆矣抑其勢然邪癸酉夏璘赴湘南謁白巖公於

南京示璘闕西紀行一編乃祭告華嶽日所與虎谷倡和諸詩計同行旬日耳大篇短章如嚮斯荅凡若干首正者準雅則奇者抉幽險君臣師友之義發乎胸臆而靡所不同前輩風誼宛然復見葢不覺其羡慕之久而繼之以歔欷也嗚呼文章與時運相盛衰風俗之變自賢者始淳澆同異之間矯而復之顧不在吾徒也邪遂懐而刻之湘南俾後來之士得覧觀焉匪徒以其文也

東園雅集詩序

夫名勝者天地之靈標文章者江山之藻色遐阻不足以偉觀故方域宗乎神京儆眇不足以大承故川藪主乎世胄徒大不足以振奇故妙用裁乎幽艳徒物不足以名世故事實托乎雅言蓋地隆則靈族尊則顯情幽則邁言清則華具四盛者其唯東園乎東園者中山王孫錦衣將軍徐君申之所築也在南都東城隅去賜第僅數百武許蓋别墅焉疊山疏池力奪天造崖壑廣遠囿在庭宁嘉樹叢生華構間起踈密有象采櫟適衷儷

諸前古豈曰無聞然曲陽引水而犯禮奇章品石以宣
驕即玩成慾於斯爲劣矣當夫芳時令日秩筵永讌則
有王公大人縉紳先生與夫江海間游之士宴集乎其
中尊罍陳乎商周殽羞備諸山海交必以禮言而成章
叙景則陶鑄極於崇深舒情則放誕齊于冲邈琅函湘
帙寶襲而錦呈鵠乎道德之腴郁乎烟霞之馥豈徒季
倫金谷托潘陸爲緣簧晉卿西園藉蔡爲藻績而已哉
誦斯知之弗俟贅已噫嘻盛哉唯我皇明之有南都猶

周豐鎬漢西京也龍山虎阜長江大湖之勝盤鬱滉漾控天下之上游可不謂百二乎維居守保釐則中山孫子恒執其柄飛龍羽翼長夾輔於二南磐石根砥實衛翊乎九㝢故江淮以南晏然永寧者伊誰之功也乃若爪牙之英進未膺推轂之寄退不為山澤之臞抱明質以閒居挺幽襟而特起又安寄其高朗乎是以東園之築匪唯招名流廣文賦以潤餙於侯門抑亦引昇平之渥澤招佳麗之輿區用輔相於皇邑云爾古人有言曰

名園之興廢洛陽之盛衰也洛陽之盛衰天下之安危也豈其然乎園有亭榭並太宰白巖公前為南司馬時所題園曰小蓬山覽哉仙乎游諸霞外矣堂曰遠心跡近而神超其大隱之道乎亭有六曰迎暉曰撼春順天之時于山熙熙爾揚而暢也曰一鑑曰觀瀾察地之理於水淵淵爾陰而寂也曰萃清資之竹者深矣曰玉芝丹室所以全其身乎歸雲洞息也柱笏峯固也司馬公所教于徐君者如此

新安唐氏永懷册序

璘聞顯姓茂族有貽必先豈惟基慶迓休延及支裔抑亦重統正方得所似續云爾新安唐氏其茂且顯者乎何其多賢也初璘為廣平令識今按察公於平鄉愷悌宜民適駿有譽璘退然慚之幾不敢覆乎其位繼又聞其季氏起進士為名御史繼又聞其羣從殿元公以多聞崛起至動鬼神多所見奇兆竟魁天下其他子姓彬彬繼起不絶固心駭之夫何唐氏得天之厚稟性之良

萃兹一族也乎非有道焉不至是也今獲讀乃祖槐川翁墓表且表仇太君之節然後信璘之善覲人之世矣槐川翁孝而能思弟而能倫任而安直而義處隱約而能理人視其先世若教授公之道詣山長公之篤行紀善公之牧愛雖所遇罔齊亦謂不替其軌矣仇太君之為節也刀貧躬苦撫孤安蓼卒保其家而興其子孫有下國貞臣托孤之烈守國之艱焉由是二道以內外範諸唐氏以家則子以國則臣譬之飲食習調劑也而奚

多賢之駭故福禄顯融皇天所以應德厚善亦若磁砥在側金乃就之有不能以釋焉者天人相與之符何其昭哉是故觀唐氏之先可以知人道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其先有馬觀唐氏之後可以知天道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後有馬觀察公思述祖德彚其銘誄之詞附諸家乘璘故得而序之

司馬侍御榮孝册序

夫孝子之尊親也尊身為大謹行厲官所由尊身之術

也志意修道義立身處高明之域德標羣物之表君上曰職執友曰賢後生學人曰師遡所自生而致隆於父母豈非孝之盛哉夫士莫難於厲官仕宦而居鄉閭恒見格閡御史為尤甚謂法吏也法理尚刻近賵尚和取舍違則毀譽叢發吾鄉患之久矣唯賢者道以一情才以達政然後平直公確而兩順其常司馬魯瞻自擢進士即授斯職其來居之也慮動慎交是非不盡於口喜怒不戴於色中心縣辨若衡稱物剖別剸裁順應而不

留入臨公庭其體也肅肅出游里門其氣也雍雍凡受聽斷者莫不退悦而内服三年譽於國中而達於四方問其先君者則慼而嘆曰何生德人而早亡慶在來者問其母夫人者則祝曰是宜鼎食去年天子推孝覃恩贈其先君愛芝翁為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封母夫人吴氏為孺人告于墓壽于堂鄉人又莫不稱慶過其門忻忻如也魯瞻則告余曰吾父績文礪行求仕弗遂而為醫大有惠利於人人吾母茹貧矢節力教諸孤以無

塋門祚皆天所篤是宜膺天子寵命慰諸存沒不肖唯忝于前德是懼其何顯揚之有璘曰孝哉司馬君修其實不有其勞斯其盛哉夫國典人所同耳其或不宜於衆而誚以為負遂貽多慙今吾子處難而得衆際慶而致譽可謂尊親之善孝之成德也已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此之謂也魯瞻曰某不肖將謁諸大夫聲詩以昭先懿以侈君賜願惠斯言於首簡璘曰諾

楊秀夫輓詩序

方予舉進士試事户曹時壺關楊秀夫為郎中英毅朗潤顔如卓玉不以予為不肖遣子弟問經義綿為道義文旣而吏部奏君拜嘉興太守别去踰五年以夔州太守入覲會予都下勞悴之餘顔始蒼然黧也又三年擢兩淮鹽運使道南都會予而鬢已華矣又三年君任浙江大叅遂以訃聞嗚呼痛哉予多乖寡偶海内知心如君者不啻三數人耳十年之間甫三覿面壯老異態竟為死别其視斯世豈不真若鳥之寄棲來去倏忽無定

哉君淵沈廣博通知國家大體嘗從遊擊許將軍征哈密能言邊事述山川險塞夷虜種落指畫屯田戰守便宜方畧如在掌上使人聽之奮起予心器君謂旦夕且致公輔其出為郡守固有忌之者也及其經冒險阻勞瘁困劇乃能振舉廢亂益大其聲名其晉居大藩是又有知之者也忌者擠之名乃日遠知者揚之壽乃不延禍福反覆之端烏能究之哉其所不朽又皆君所自致造化且不能與其內也況於人乎予於是益有感矣其

孤江等以大夫士輓詞一卷贈予序幸其有以出予哀也遂序而歸之

虁虁先生輓詩序

夫人欲相逐於死生之際固未易言也時順逆不常事機或會與否或先為之約而不逢或有其心而未之効舉未可以言遂也虁虁先生吾鄉篤行君子也中蓀貞素外修文辭事親孝交友信自進士起家為郎官有典法為郡守有惠愛視予晚末固陋之質殆若駃騠之於

駑駘奚啻相去十駕間哉顧睠睠下取不置予忍終負
也自予為吏部郎中先生以少子議昏弱息且曰吾兒
慧吾老矣不及覩其成君幸教之予時惶懼謝不敏然
意甚感不敢不敬承正德庚午歲予出守開封先生固
無恙辛未夏或得先生書發緘乃易簀時所托曰某已
矣不復相見喪葬豐儉唯君喻之以禮婚半子也君幸
教之吾目瞑矣字已弱脫失常固端慤不少苟嗚呼先
生之視予豈不厚甚矣哉死生之言入於肺腑每一念

之未嘗不泣下也于時盜亂境內次且遣弔而先生已殯且藏所謂豐儉以禮者不得贊一辭所幸諸長老先生及諸子弟殯藏者一舉於禮而無遺憾在予則固負之矣唯所屬教少子者冀得以殫吾心今不幸又遠謫數千里外妻孥不能自將又安能挈人愛子涓涓然赴嶺徼之南乎此予所以痛心汗背而愧于地下者也昔季札重徐君一顧之諾棄千金之劍而不恤乃予以葭莩之親死生之托獨戀戀於冠佩之末而莫之遂亦獨

何心哉時有可不可方侯其會吾婿勗之予日望之也濵行叔子璠以士大夫輓詩一帙屬予為序予不暇陳君之心爰發予哀標諸首簡用明斯誼焉

九日遊柳山詩序

九日登高古云辟不祥也後傳為故事至詞人學士侈以賦咏益重其辰焉蓋九陽數也日月並得其數為君子所利且序當三秋節與氣澄萬物告成尤於登覽為宜古人之意或取諸此安在辟不祥乎正德甲戌是日

予與別駕朱君挈榼登柳山之巔乃柗楊范二郡愽蔣文江三進士共追斯樂天日朗霽極望幽遐興合誼投無不霑醉乃各賦四用暢厥致云

翫月詩序

中秋翫月古也昔人云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兎圓不其然與然風雨弗時人事靡一所遇既殊而感慨係之故良辰佳會古今以為難得也維正德乙亥之秋八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夜天宇並霽明月有輝

時家弟英玉與李君師文陳君魯南衛南王君欽佩咸在江南故鄉於王氏淨香亭為翫月之會賔筵送張雅輿互發情景畢會契誼交傾斯亦文苑之勝事焉獨予流滯湘南不與斯會而諸君臨文興懷亦屢屢見諸辭矣嗚呼吾從諸君游舊矣或浪跡山水之事或與言離合之感靡不神情内契惠然肯同然自牛山賦咏之外鮮克偕集矧夫盈缺常度歲僅十二鍾情留賞萃於數夕者哉固有意適而懽懽而生感感極復悲者矣此陳

詩之大致也越明年予遷天台過家獲誦其詩追念是秋予客淮陽值雨亦有詩二章併録於後覽斯卷者庶有會於同心

東湖亭納涼詩序

正德辛巳六月六日實聖主繼統之二月也于時滇號自天黔庶躍舞屏奸進良再啓康乂何其暢哉郡務旬暇璘乃集嘉客尚書郎禮部陳君子直吏部余君仲栗刑部高君汝白大行趙君宏道秦君從熙與諸僚俊納

涼于東湖之浮碧亭水花幽恬林藪靓茂快雨清風蕩滌煩暑脱巾行觴如涼秋序逮月出而後言歸也璘性好遊昔在南曹與陳魯南王欽佩諸君盛追山水之樂葢自丁夘以來十五年無是舒舒者矣乃今復及見之甚幸哉吾生也夫今王陳各在一方璘幸逐諸公于此然陳泰以使事過家旋且别去余君等亦彚進伊邇矣若吾寮寀固東西南北之人非有定迹也自今固知多樂但不知此身復在何處同會者復得幾人相對耳盛

衷聚散之變豈不重有感於中乎用是各賦詩以識兹會庶他口誦而懐之知哀樂所從興也詩以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十字為韻容居前璘以下主也序諸後

自得荷字

近郭乗風出幽亭引興過涼雲停澗竹踈雨響池荷澤遠從天降時清奈樂何頓忘三伏暑遥拜五絃歌

靜樂得言序

真州黄子致為臣而歸耕於江滸日取其居官時賢士

大夫所貽靜樂之言或居而讀焉以玩其義或行而歌焉以驗其情既樂靜之樂而又樂其言茲將梓而壽之以永其樂於無忘屬余題其首簡余惟人動斯勞勞斯戚靜斯逸逸斯樂樂之生于靜也審矣逸樂之極苟無善言以養其心則情欲撟起而或向於動所謂勞與戚者又從而代之矣安能保其終乎黄子先樂以靜繼樂以言吾知靜保於樂樂保於言黄子之樂終無窮矣於是乎書

春江游燕詩序

嘉靖丙申春三月南泠蔣子自真州渡江訪余兄弟於清溪之曲諸賢聞者沓至並一時名德或開筵以坐花或命駕以覽勝臨觴賦詩咸中金石非徒窮決旬之懽蓋將紹千古之風矣蔣子將還余為集為卷軸內之行囊以傳故事夫詩生於情情生於慕慕生於德蔣子一稅駕間慕者之衆如此真令德之風也乎吾兄弟何幸而為之友也後之觀者毋秖謂游燕云耳

贈呂涇野先生序

涇野呂先生可不謂天下之士哉非以其科名也觀其言必由中行必由道其事君也恥不若舜禹其交友也惟恐不竭其情以善養人人有不歸於善愀然若擠之穽也居江南四方來學之士戶屨常滿璘閳其教曰孝弟以立德志義以明操誠篤以積真入聖以標準嗚呼使其道大達於天下其去平康正直之化殆庶幾乎斯謂善為人師也已今天下之師三曰文辭曰經義曰道

學文辭者選辭鍊文擬量作者挨國家之章采誠不可缺然其務華失實不底於大義使人蕩而忘本君子所懼也經義者抱六藝之遺尋繹衍説涉獵支膚不為無助然破裂聖真假筌蹄以干利禄一切不求之身徒美口耳而已道學者談性命之微别天人之分雖未必實有諸已然指示門户分析幽眇庶幾究大道之實際及其潄也立異尚新不遵先聖之途軌㬥執玄論瀆諸彛𢘥失區别之教悖善誘之法使人躐意高遠廢下學而希

上達視前二端取利差大其害亦隨以甚孔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又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豈有所隱於小子乎等固若是也是道也可以自成不可以教人璘嘗曰夫聖賢之言或以教學取諸切己論語所記是已或以明道究厥始終中庸所述是已弟子者猶未知孝弟而遽語以天命之原篤恭之極得無長其僞妄也乎故一貫之教非曾子子貢不敢舉以告之懼罔夫三千之徒也璘為是憂焉久矣是以闡涇野子之教及奉

其心腹恒樂為之執鞭也先生今奏符臺之最柱過言別曰吾且歸高陵矣璘恐東南之士遂失所師故具是說進之先生果未屐鈞軸邪庶幾一來以惠吾鄉小子尚亦有據依也

息園存稿卷一

息園存稿文卷二

明　顧璘　撰

序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鳳山秦公歸無錫序

夫進退人臣之大節也所謂大臣者其言行由乎道不由乎俗故其於進退也聽於已不聽於君由乎俗則因陋襲非以就功名言行或非其正聽於君則牽前掣後

以全祿位進退或乖其宜古之君子德義範乎人人聲光揚乎百世自伊傅周召以至韓范司馬諸公可數也豈不謂其一進一退光明潔白如青天皎日之不可緇翳者哉自浮沉俗勝典刑寖微匪躬盛節始若麟鳳之間見君子每為之瘖歎矣殆今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無錫秦公乃獨作起而振之公奮郎署陟藩臬其所籌邦計作人材必尚大體守道憲古先國後身言行所立一以公輔自待未嘗徇俗俯仰而大業偉望實成於

撫綏鄂漢之間於是聖天子居輿邸簡在淵照深矣繼
登大寶名置左右先命為南京兵部尚書贊制機務保
釐靖謐士民倚為父母旋入為司徒邦國賴之議或弗
恊歸而家居者數歲復名起為大司空未幾主上卹其
憂勤再行留務公至之日上下忭舞如被時雨謂疾痛
有所號也公又以年至請謝詞動上眷温詔優許養以
夫廩遂其晚節然則公之進退可不謂聽於已不聽於
君耶視古諸君子無少愧讓矣惟我南都之人有位噓

嘆無位悲愁莫不謂聖主徒卹老臣而遺我臣庶公徒尚完德而靳其後惠也郊市闐闐踰旬未已璘童子時嘗見三原王公去留都人情有此數載後起司銓衡竟為一代之名佐公後來名位過王公與否有天命在何敢為公慶而獨人情所歸如此深幸老成德愛之再見也故不以悲而以喜相賀焉公行之日野人不能隨餞送之麾六軍都統都指揮李光榮指揮周平以下合若干人追戀德惠設祖帳都門外而來徵璘言為頌遂書

此其上

贈少司馬莪峰潘公入京序

夫世家之興以貴乎抑以賢乎是故將相鼎貴履衡握樞簪纓珪組蟬聯累葉貴之謂也道以飭躬業以輔世詩書禮義前後相承賢之謂也以貴則魏晉門閥衆矣而陳荀王謝之族珠淵玉穴覼者豔羨不以多賢為之地乎究觀漢唐之世關西之楊以震顯河東之裴以度重是則賢者有關於世系又在賢不在衆矣今天下宦

族之盛不過數姓其一為婺源潘氏潘氏譜牒璘未獲見聞自唐以來稱貴矣乃再盛於明代今則有司寇司馬司空三公及嶽牧郎曹諸君子一時並顯世謂之難得然其德學行業溫醇敦大莫不冠冕士林豈不尤難得乎璘無似間得承侍其間一望顔色唯司馬莪峰公在南都獨容時薰炙焉以鐲鄙吝今乃去此而還之京璘又烏得不增眷戀耶夫唯莪峯公大賢也是以任事而績効著執憲而風采揚居留臺佐本兵則屹然為周

南之偉望明天子名諸左右誠為社稷計自今出將入相舉天下安危而繫之身偕昆弟子姓并樹功名益大其家以與古陳荀王謝相甲乙其於人才世運顧不增九鼎之重哉此天下之所共願非獜所得顧其私也公之行都柏揮張侯輔以下將士合若干員咸願頌祝造余郊居請言上之此又見公得人之深如此遂不讓而為之序

送順渠先生謝病歸武城序

夫儒者之學修身慎行以安國家平天下為已務視聖人之道有一焉不行於時天下之人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其心戚然曰唯我罪故古之人幼則務學長則貴仕誠志於安人也傳曰三月無君則弔豈謂其急也乎哉孔子孟軻大儒也行不稅駕居不煖席以歷試諸侯之邦果樂冠服慕鐘庾然乎閔王澤之不覃於時也君子之仕其急若此然有不可仕者二㒰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虛位身病焉莫修其職則虛祿焉有君子負

其祿位者哉故居常則進有故則退一龍一蛇不失其
身斯謂之儒者矣武城王順渠先生學孔子孟軻之道
而志於天下蚤仕正德間以主上好武弗克致用乃請
為教職未幾名為天官郎以病謝去家食十有餘年當
主上厲治復名為郎擢置宫僚道駸駸乎行矣乃又以
病謝去旋即名為南京國子祭酒感激知眷慨然以儒
道教四方之士雨被風動罔不振發然用志過勤火自
內作或曠日弗克視事曰士可以縻祿乎哉遂具疏乞

骸主上温然眷欵暫許歸養於是六館之士怏怏失其依歸其受講授者數輩來問於東橋子曰道在身不在政教在𤲅不在言順渠之病何病于政乎諸生薫德而化望景而從雖閉閤而卧教猶是也何以去爲乎其去也或有所託將立言成書衍孔孟之道以遺百世乎非取一時一官也東橋子曰否否程日而受廪者官憲也計功而畧跡者私議也居官而私議不幾於自恕乎順渠子病而廢日必不安於中不安必去吾子何求之深

若著述則仲尼六經道之元氣不可無也雖孟軻氏殆亦六翮之一羽乎至餘子腹背之毛固不足有無矣順渠子志於大宣以腐後世口耳為哉吾知歸而靜則必體平平則聖天子必名之出出且握天下之樞衡矣復聖人之道定四海之民此其事也吾請與子靜觀焉毋多談

送太常牛公歸南陽序

西唐牛公之為南奉常也齊明而閒處肅恭而臨事懋

修之績不溢乎儀章靖共之勤不盈乎晷刻屬四方多
青上下交修公曰余位高功寡不當然耶乃上疏請解
印綬以贖過愆天子賜允歸第東橋子聞而嘆曰諒哉
牛公何執義之固而責已之工乎夫君子之仕也效智
竭忠以期無忝其職大小廣約唯其所授安焉所謂義
也力優地局繫乎職也志勤事悖懸于命也君子義之
與度而奚二者之患公之歸也何居也昔公居吏部别
才如鑒試功如衡視人材之在四方猶指之掌論者謂

其有生生民利國家之功宜秉鈞軸以惠天下直少需
耳顧乃為太僕為太常弗逞所畜則恒下帷絶編博極
羣籍益自廣拓遇諸縉紳大夫論當世之務援古究始
敷治推亂俾鑿鑿可見諸行事此璘所洽聞天下所共
望者也今也遠聽其歸豈聖天子謂尊官大吏與天為
近或有譴怒姑使避位遜禄以禳之乎行且有意乎其
後矣不然公未宜有此行也中丞孟公聞璘言大解於
心遂書之供帳為祖道贈

送太常少卿黄公歸南海序

國家因事建制操諸一切之格有當弗當是謂官政臧否是非自一人達之天下不謀而斷不約而同是謂公議二者恒交勝於天下之間官政所與公議則奪之君子弗榮也官政所奪公議則與之君子弗辱也衆寡廣狹之情道所由出焉爾屬者災變荐告公卿大臣率引咎還政天子允賜則歸不允乃復就位太常少卿南海黄公與有賜歸之命郵傳至搢紳大夫咤曰以天子神

聖乃舍黃君豈違遠弗徹耶閭閻小民視其裝出都門則曰是公亦去邪凡隸奉常之役者又相泣曰豈細民不造天靳君子之澤邪嗚呼公何以得此聲於人人間哉璘嘗聞諸給舍汪君曰子任朝廷直臣朋游益友也曩者西戎之事犯衆持論豈不偉丈夫哉太史林君曰黃君前後在諫垣十有四年凡權近祈請必據法絫格或已行則抗疏請止必止乃已用是為左右所啣三擬崇要皆報罷鯁直益厲太史倫君曰毅菴樂易誠直論

事必先大體鋤奸剔蠹不避險闕君子斯勸小人斯畏可以為大臣矣由數君子之論以揆今日人人之言則公議所與可謂同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若公謂宜於天乎不宜於天乎天子固神聖公且必歸恐不得高卧於羅浮之間也

送應天尹聞公遷順天序

惟兹嘉靖二載江淮之間大侵南都物價踴貴四民困厭疫癘大作道殣相藉衆心摇摇云昔未有部使者謂

天下根本不宜弗固飛章告匱乞廣綏安之方於是冢宰請于天子乃命甬東閩公自南通政擢為南京尹是舉也天子厚本而篤惠冢宰簡任而進賢賢人力勞以宏道孰曰非治兆乎公來入大府愀愀然如不勝皇皇然如有所失公饗不御私交不覯發藏省賦緩征弛役刻苛繁剔奸蠹任能布才各效其慮三月而市肆和民乃底安於是黃髮之老相與扶攜而歌於路曰庶幾復見先朝之樂乎在朝夕矣今年八月之朔忽傳言公移

尹順天吏民駭顧如去慈母失南都猶古豐鎬也在昔二南分治厥體闕均匪若五服之列而有所軒輊今天子豈謂南都遠可薄而必置公輦轂之間乎抑令二京等耳曷取數數於大賢之躬也哉或者陟明之次勢有相因然乎如我公懿德俾居天子左右以綏四方則吾人之沐浴膏澤又奚啻今日若也彼私其恵利以貽安一隅者斯婦人孺子之慕其何圖於邦家之有璘屏於君子者厚固於其去也不敢以私厭戒塗之辰台南王

公既來代過予而問所以贈公遂僭陳此

贈右方伯劉公赴河南序

聖天子入踐寶祚釐正庶政既罷去公卿大夫不任職者乃選方岳長吏入參左右又重遷其貳以備秩序於是真定劉公自浙江右參政擢拜河南右布政使嚱吁稱哉蓋至是公既仕二十三年更天下之故衆矣夫皇天生才與衆殊等也其所培植成就之意務厚且勤豈繄有物以寵惠之無亦俾更天下之故練而廣之以充

其具也譬之金玉將俾之干莫為瑚璉必先鍛鍊琢磨而後神明之器完齊莊之用達矣古者傅說管夷吾覇王之佐也孟子歆其賢聖而謂得於胥靡士師之窮豈唯二子哉雖文王周公亦莫不有然者考其涉歴可知矣皆天意也今之稱公者咸曰天下之鉅才也明毅簡肅臨事如破固天生之而亦孰非天所成之觀其居庠序之日久則脩之速矣既仕為御史當逆闕之際竭心固節樹其義聲遂拜太原大守太原三晉之會都也供

億浩繁無爽應濟遂拜浙江右叅當東南錢賦之半比年之事急矣條畫適宜上不憂乏之下不告困玆三仕者皆仕之難其時又有大難為者陳才以充具積勞以就功公皆易為之詎不可以觀天意乎夫大臣輔弼天子任天下之政貴無失也無失在練公自此升矣璘敢不為天下賀且述皇天生才之意以告諸稱公者焉驪軒在塗大方伯張公以下設祖奉别遂用璘言為之贈

贈方伯潘公致政歸衛水序

大哉君子之行乎觀於進退之際可見矣夫進退亦大矣號曰富貴貧賤斯亦生人憂樂之分也夫人得無甘苦其間情也有義焉君子奚情之殉記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言有難易也蓋進主行義所以正始退主樂志所以保終難其所甘而後無邪枉之行易其所苦而後有狷介之節是以君子於進也寧後時而不為捷於退也寧悻悻而不為濡大道所貴非所語於衆人也叔世士大夫不有附權躐資以干融峻貿貿然夜行而不止

者乎斯君子棄之矣孔子孟子大聖賢也驅馳四方于數十君而未遇委（闕）至色禮稍忤則納屨去之唯恐弗速豈不誠善進退者哉若衛濱潘公亦猶行孔孟之道而不失其方者也公自舉進士入諫垣凡十餘年而後為都給事中人謂公卿可立致乃以不附逆瑾出為漢中太守瑾誅始擢為叅政無左右華要之交竟淹兩考始晉為右布政使又踰年公竊笑曰知我者寡遂上疏乞骸以歸視古致仕之期猶八年未逮吁亦偉哉夫士

唯無忘于富貴故逶遲進退而恃道從欲猶之負販云爾考公平生凡進必靖恭遜慎若持盈履危擇地而蹈之且猶蹊徑是戒故若彼其難也今其退也朝請命夕治若舉敝器委腐壤揚揚弗之顧也豈非善處進退真君子之行耳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公其有終矣同官諸公仰歆高義而莫之克從屬璘貽序大致楊諸祖次以贈

贈嚴州太守戚君斯顯序

夫太守吏民之表邦國之幹也任之農桑生養之政使利民生任之征繇庸調之政使制國用任之學校選舉之政使育人才任之法比鞫獄之政使弼王化所以佐天子安兆民守特為重使士大夫得方數百里之地指揮五六縣尹俾斯民飽德含醇以游三代之盛顧非所大願乎乃今有弗然者俗累之也體貌仰於上毀譽怵於下舉肘見掣動唇觸諱長才宏議無所於試豈國家設置之意端使然哉固有執其咎者間有特起之士信

於道弗惑於俗修于己弗求於人煒煒乎策功而樹名斯乃豪傑之士百一之儔也今年大覲黜陟兵部武選郎中盛君斯顯得守嚴州人皆曰盛君不足於藩臬而乃守郡乎璘曰噫不然也今天下之政御史總攬於上守令分理於下藩臬殆枝指贅疣類也守不猶愈乎若斯顯抑何患於守也斯顯初在吏部凡文吏清濁臧否考察必以實及其遷兵部凡將吏清濁臧否考選必以實秉合毁謦一切不置於心殆所謂信道修己豪傑之

舉動焉者也執此以往上知有國下知有民外知有職内知有道凡守所得為者畢力以舉之而何有於俗累哉矧嚴在兩浙稱易治譬之舉鏌鎁割凝脂無煩餘力矣其伯闕大摠紀值菴公直道從政當海内之重望過家取斯言質之必有告也余朽人何足以圖之

贈鄭子唯東守徳安序

三山鄭子將守徳安過東橋子曰淮不佞嘗為司徒郎惡夫惰也而好舉廢或失則煩惡夫隱也而好直言或

失則激亦既有懲矣今且從外吏之後將亦不利於斯道乎東橋子曰惡是何言也事苟不廢安常為功何尚乎首議人苟無過與善為德何取乎過論君子之取舍揆諸道而已矣夫何容心之有是知其廢而不舉者是見大廈之顛一木也知人之過而言不直者是見沴厲滋之以參苓也陷人於敗亡謂之不忠況以從政乎哉太守百度之綱舉之猶懼其廢況憚煩而安惰乎承上臨下言不直則蠹於政且流之民也況畏激而強隱乎子

行矣率子之故與道為徒雖三公猶是也至於毀譽利鈍人作之天成之吾又何與焉

贈方君赴山西憲臺序

璘不佞竊伏畎畒不復與聞國家之政久矣時士大夫枉存道當今魁梧賢哲之行事未嘗不歆羡焉意謂仕者之有人然後吾黨居者之獲安也前年客有惠鐸訓敷言檢之乃閩健菴方君令德清時所著以教民者布利以厚生敦本以崇化其古之遺愛乎今年又獲誦方

君為御史所著屯田事宜原制申令廣恵飭禁葢慮無不周施無不宜矣乃喟然向隅嘆曰政唯罔圖厥先患唯罔除敝厥後使司政者皆若而人布列中外王政不足舉也邇者大同悍卒戕主帥負城逋虜震撼邊圉衆惴惴恐方君毅然上討正方畧數事當道韙之無何擢拜山西按察僉事整飭兵備用才也夫天下事常患不得其才才常患不得其用以長才濟難君其快於所遇哉是故植患有本成功有機唯賢哲遏亂於未萌扶

顛於既墜此豈可與俗士言乎如諸逆卒本赤子也至於反刃内向胥爛鼎鑊豈其本心哉要之必有廹蹙其間而莫能爲地者令掃蕩削平皆將帥力耳以宗社靈長之慶夫何足慮獨念夫平定以還安其反側疏其壅墊作其覩義繁其生息開其康樂貽以子孫之澤永保疆埸其有病乎此者在上必糾之在下必黜之顧豈非按察事乎此健菴所읎爲者璘何容喙耳雖老且朽敬當傾耳聽於下風留守左衛指揮許侯信等謁贈言於

璘輙書以復

贈劉叔正守永平序

自文士鄙郡縣不官於是守令無高賢矣守令無高賢則治教無善政斯民安得蒙其澤乎此士人自便者之為非國家用才安民之義也立功立言大小有差歐陽子亦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嗚呼上天生才豈欲其自潤已哉既曰負天且自負也守令責焦君師正患其難稱而可鄙也乎哉惟有道者乃異乎此東阿

劉子叔正負文譽於海内先為御史遷尚書郎並有駿聲今廼擢永平太守時人皆曰非所宜處劉子奉檄惕然憂所以為治教者皇皇如不及以璘嘗歷郡縣款門問政至再三不厭夫劉子今之文士又高賢也永平借以為守乃不鄙其官而獨憂其難不見已之有餘而勤問於不足雖治天下沛然矣尚何患於一郡乎璘喜自便之風變始於今而高賢及物之政國家頼焉者廣於是乎贈

補賀方矯亭先生擢浙江布政司參議序

矯亭先生初拜浙江布政司參議兩浙大夫士仕南都者為徵賀言於人人則皆辭曰方君雅望翹然縉紳之特也僅僅斯擢猶然以為華乎蓋無辭以名賀者踰年東橋子歸職方石窓子又以及焉且語之故東橋子曰過矣夫士志道宦志業奚有於名位哉余請賀之令夫天子之吏多地矣內曰近外曰遠執權曰要弗任曰散藝文曰清簿書曰冗莫非士所居也唯其所受敬修其

共是之謂業而道存焉夫苟樂其華而厭其弗若將誰與任大雅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言文王之世百職修而王道成也夫何間然之有若夫論德而官程才而任斯太宰代工之責君子弗與焉奚為無辭於矯亭也夫浙東南之大藩據天下之衝財賦最鉅叅司者上貳方伯為諸侯之表任固重矣哉正己以率吏宏化以導民廣惠以裕財展才以集事君子之學其幾矣而謂非上焉者無抑習常眩俗之

論與矯亭淵而質易而厲多聞而善藏蓋文王之士也其有所授將道謀之不遑於名位乎何有余請終賀之居無何石窻子訊曰矯亭遷矣銓司果不足於前櫂改拜山西按察副使視學政殆用其文焉東橋子莞然曰銓司其明哉抑其公哉於矯亭乎何有請并以賀

贈司空方君櫂兩淅鹽運同知序

浮梁方君汝賢以都水郎中櫂拜兩淅鹽運同知衆噍噍弗平陳君國華曰切玉之刴不以剖石千里之驥不

以服車物有所宜器有所長此理之恒也方君之才鉅矣早以文學登上第颺歷中外司民而民懷任事而事治理棼割腠何措匪宜縱不得陟臺省即藩臬何少乎顧得一鹺司使跔馬弗逞命所會若是乎教君子發曰否不然也仕無中外才傑則尊職無華閽績懋則顯故銓人者唯才是掄而弗於其人地也今國家之利仰於鹺而鹺司在天下者五淮最鉅浙次之豪奪姦蠹者下之患也賄償庸弛者上之憂也唯是銓司擢方君將國

家是務厚而豈遑方君顧乎矧陟明超雋必先諸難試難以發其才越資以表其異庸詎知非大用之階也夫璘聞而告曰事有憾不足以咎天者怨也恃有餘以徼人者倖也怨則昧義倖則僥功斯二者非所以望諸朋友也夫君子之仕也非崇卑之患而弗盡其分之難盡其分則盡其道矣其遇也雖伊尹阿衡吾與與爾其不遇雖孔子乘田吾由由爾矧方君所居亦宦格宜然者乎肅官箴裕國用軫民隱率是而往吾不知其他也二

君曰然願書為方伯贈

送夏惇夫守惠序

惇夫既拜惠州之命枉吾廬問之曰甚不恵憂富貴而樂貧賤嘗逃諸山澤矣辱天子以郎名懼忝嘉會次且以來從事固且奉成例忝末議悠悠然居之矣今乃領民社之寄崇哉艱乎吾恐不閑吏事而將有罪積也子嘗三為郡豈亦有以開我乎璡曰道有所重言有所偏一乖一宜難以兩喻今吾子所謂難皆易易者也吾所

謂難而人不可及者唯子之心乎冲乎遠泊乎無欲蓋蔦乎其上矣今之吏辯者競異察者摘微猛者重威健者務作競異則乖乖斯離摘微則刻刻斯急重威則殘殘斯怨務作則勞勞斯竭四者皆政之惡民之禍也其端生于不能無欲以故干諸功名之階出入機械之塗而拵進於惡其究至於喪德而隕位殆甚矣子嘗憂而逃焉固去之遠矣率所舉武其何荆棘之見枳乎故曰正其本萬事理此之謂也若夫郡政則案牘問故期會

督吏庶事課屬庶政責令舉綱視成簡能汰惡雖端居堂序之間而治已四達矣子又何問為惇夫曰政在是乎吾將力之矣抑安恃夫成心

贈戴辰州序

南京户部郎中戴君遜之出守辰州姑蘇顧璘往而告曰君知夫天下之患之所由乎夫患生於激激生於敝敝生於循甚哉循之害甚於水火亡弗覺矣夫剛柔之體國家代行焉循柔者廢廢激乃剛循剛者殘殘激乃柔

剛柔道也循而究之乃名禍亂故善變者不循亢則調
之抑則舉之順成而不敝和平而不激謂之曰盛治古
之人若蕭何曹參懲秦酷烈解弛禁斯豪傑之獨智也
豈與俗士云乎哉我孝宗皇帝御極仁恳優渥哺民于
懷痛恨任事之臣養蠹積汙罔稱德意逮今上赫然勵
精本意振廢而已而郡縣之吏遂至淫刑暴歛乖傷民
情此皆循之過明者所共見也猶之爇火于庭擁薪灌
膏又從而風之幾何不焚棟也哉今荆襄寇盜克斥主

上以辰州授君所望于藩翰干城者甚重君彊健高明執天下之事猶權衡物不爽其則所謂豪傑者也夫豪傑者士民之表恒離俗以致功名今往矣辰州之治果循而成之乎抑變而調之乎弛張盈縮蓋取諸胸臆有餘也璘不肖何足以知之翌日見南都諸君子贈詩一卷言率同也乃借書前言為之序

送朱延平循良屬望詩序

夫長民莫先於道德道德哀而後有教誨教誨哀而後

有法制法制衰而後有刑罰刑罰者末也道德三變而後至是也太上安民其次治民最下刑民刑民者極矣古之長民者有廉潔有彊幹有慎有寬有循良有汙黷有酷善惡之成名不可以指數也太史公作史記立循吏酷吏二傳而已其他行不詳見焉是誠何說哉循者道德之歸也酷者刑罰之害也二者善惡之凖而取舍之趨也是故長民者有天之道焉有父母之道焉天道則生父母則養生之養之取道德舍刑罰斯已矣不可以

多求也多求則惑惑則敗班范作兩漢書紀郡縣之吏於二傳之外亦無所加誠知其極無所復之也故曰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循良者長吏之則也道貴於當何必高遠哉故曰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此之謂也淮南朱君升之拜延平太守治裝上道璘與文學陳魯南考功王欽佩徵詩贈之亦惟取兩漢循良為望誠貴其當也或曰少馬夫升之自弱冠以來即負海內重望要其終豈止以一吏自效然居位謀政君子之道也

過行則亂過思則狂過望則誤不及則廢吾鄭與升之交離形體出肺肝久矣知升之之不為亂且狂審矣抑又安能舍君子之道闕為誤言也乎人雖百疑之固不可易也因序其意以置諸首簡

贈安慶太守陸君鈳入覲序

徐君公叙備皖城頃白事大都督府過予論戍江險要之利余曰止止毋多談兵上人和由令之制非予所得專也徐君曰先生不聞郡守陸君之治民乎聚其所欲

去其所惡刑法唯恐殘其膚征歛唯恐移其食一年民有私蔵官有庫實二年而百姓歌之老穉巷舞婦女庭嬉風行化孚聞者易慮士勸于學吏勸于廉過則内悔不煩督罰先生所謂人和得無近之乎璘聞而嘆曰有是哉奚惟即戎抑可以賛皇化矣夫民之弗輯久矣不肖者為殘為糜唯病之滋其賢者乃飾吏牘以獵虛聲亦猶為之病也其何異於安堵乎仁哉陸君心無遺力政無遺恵默然誕敷不顯其光古所謂循吏斯其然歟

璘嘗聞陸君先為駕部郎中㦖南都供御官艦師卒匱僨奏之朋役之法節其才力蓋國家百餘年來衆人知憂而莫知為計者也嗚呼達哉其通變以宜民者乎仁且達雖微子之言吾固知皖之不足理也予其有頼乎徐君既别去越數月陸君乃將入覲徐君復走書詞林俾歌其政聞之當路幸其不以崇階奪賢守也謂璘頗詳退以為序

贈張將軍守浦口序

天下之大勢二太行界東西之疆大江限南北之塹經野者立圍用武者競利古今同然莫可易也南都國家之舊京九廟百官同制並建蓋控制六合之雄畧而形勝倚大江為重在畿內設四守備曰浦口儀真安慶金山所以布爪牙固干城以共成四塞之險者也疇昔之跡黠盜覆于金山逆藩敗於安慶金鼓之聲不得驚鐘虡者豈非列鎮為之強幹乎前守安慶有楊侯進之者今登督府守浦口有佴侯元素者今遷閫閫皆南都虎

臣之俊也今府君左衛指揮張侯廷佐又拜浦口之命實代佴而升嗚呼何江左之多賢哉抑自吳晉之代鷹揚虎闘英雄特起衆矣如瑜焚赤壁玄拒淮淝固不可以猛力視也余聞張侯領京營六軍教訓閫練具有古法沉機捷辯嚮應靡窮本楊佴之伍也茲行也增大江之氣揚吾國之風藩翰皇京垂休竹帛又豈於瑜玄多讓乎哉其友倪生國英華徵言散人搦管長揮用發羣意

送佴元素赴閩閫序

世言文武二道豈其然乎由藝則二由道則一君子不謂藝也夫細思者短力猛鷙者違方標其所勝名以類分若手足之不相能冰炭之不相入雖智者謂其二矣然聖人之道體無不該用無不利故君子學以聚之心以蘊之身以踐之業以成之以而經緯焉曰文以而蹈厲焉曰武會其所值措其所宜其何專藝之有伊呂修于耕漁之間而建弔伐之功豈嘗試於桴鼓之側乎是

以君子學道以為宗應世以為務非剪剪焉偏長小成
以競諸功名之階而已國家設武舉一科羅將相之才
然必舉於文儒試以謀議自宏治興行以來往往豪傑
由是出矣吾鄉佴君元素其一也元素沉毅莊直勇奮
智㪺能讀諸經史及司馬兵法早游學宮應文舉不第
往就武舉一飛冲天非所謂傑出者乎由能學道應世
故翺翔雲路隨所去就而易易若是也初試事甘肅習
西北邊畧氣量拓邁繼還南都摠水軍守浦鎮聲聞日

流乃令拜入閩都閫之命余聞元素始祖恭公布衣仗劍從高祖奮起為都督府同知固亦聞伊呂之風而興起焉者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噫嘻元素宣皇威於南徼紹休烈於前聞將不在玆行也乎錦衣袁君世傑篤君姻好屬余贈言請舉文武同異之說為二君承教焉

息園存稿文卷二